



12月21日,首个国产元宇宙产品“希壤”开放内测,引起关注。正如“元宇宙”一样,从概念到产品,许多原本存在于科幻文学中的场景似乎正在变成一种现实的存在,虚拟与现实正日益交错。文学如何反映当下急剧变化的世界?科幻作家、2014花地文学榜年度科幻小说得主陈楸帆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科幻文学

已处于“爆款”前夜?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陈晓楠

A

主流文学作者开始写科幻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看待“元宇宙”这个概念的?

陈楸帆:其实我觉得现在讲元宇宙的很多,但是实际做出的东西还是比较少,我们以为跟科幻小说、电影里的那种场景一样,但现实的基础设施以及虚拟现实的技术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现在整体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上一波VR浪潮我也见证过,现在又来一波,好像很快就会成为非常主流的新媒介,但其实没有那么快。

羊城晚报:一说到科幻,大家总是想到刘慈欣,目前科幻的作家多吗?

陈楸帆:当下中国科幻的代名词确实就是刘慈欣,他一个人的作品销量可能就比所有其他科幻作品的总销量还要高出很多。

但现在可能出现一种马太效应,从市场到投资人,更愿意投资头部的作家作品,这样更容易获利,很多人没有耐心去培育新的作家作品。所以,目前科幻文学创作队伍还不够成熟,不够健康。现在我们应该去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让更多的新人新作涌现,审美也应该更多元。

羊城晚报:科幻经常着眼于宏大的世界观,不少人对科幻小说中所呈现的人文性和文学性表示质疑,这点您怎么看?

陈楸帆:科幻文学除了从非常宏大的视角来讨论人类文明的问题,还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比如像韩松写的科幻作品,很多非常幽暗的、意识流的、荒诞的作品,更真文学性和艺术性风格;包括我自己,风格、题材、视角都比较靠近所谓的主流文学。两者之间没有优劣,各有长短利弊。我们应该取长补短,去学习和吸收不同的创作手法。可能在科幻圈里,因为可能很多的作者出身于理工科,因为学科教育的割裂,导致他们可能对于文学包括艺术等方面的理解还是稍微薄弱一些。

这几年不断有主流文学的作者开始写科幻,比如王威廉、王十月等,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说明科幻文学开始得到大家的认可。在这个时代,科幻文学也有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优势,比如表达新的议题、情感、可能性等。但是我觉得写作者没必要划分类型,因为类型势必会束缚写作。

B 科幻就是重新揭示不可见的现实

羊城晚报:您觉得科幻文学还有相对固定的规定吗?

陈楸帆:科幻的定义其实一直在不断地改变,但重要的不是变化,而是探讨科幻不变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它的核心其实是在探讨科技作为一种新的力量,越来越广泛深入地介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包括进入我们的主观意识、心理、情感的状态当中,使我们看待世界以及跟世界互动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但是这个过程比较隐蔽,很多人察觉不到,所以这个时候科幻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司空见惯的东西拉开一个观照的距离,让它重新陌生化,重新去思考它与人的关系,它会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

比如我《荒潮》中写的电子垃圾,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可能都见不到,但是它只是被转移了,科幻的力量就是重新揭示这些不可见的现实,让不可见之物重新变得可见,重新去审视我们已经被技术高度异化的生活以及

我们自身。

羊城晚报:说到异化,您是如何理解科技对人的异化的?

陈楸帆:异化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层次,身体的异化、精神状态的异化、情感的异化等,包括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老人与机器人、虚拟偶像谈恋爱的故事。

处理异化的时候,首先你要让它的逻辑成立,需要通过一些场景设置一些戏剧性的冲突,来展现异化真实的后果。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书是伊恩·麦克尤恩的《我这样的机器》、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都是探讨人与机器人之间情感的链接,从非常细腻深刻的视角切入,写出了那种人与非人之间的情感纠缠。

所以我觉得科幻最终还是要靠思想来驱动的一种文学,可能在文学性、语言以及人物刻画上力有不逮,但是如果思想到达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就像《三体》一样,其实是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的。

C 科幻已经不单是文学样式

羊城晚报:您觉得当下的科幻文学创作相比以往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

陈楸帆: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变化。我刚创作那会儿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能接触到的科幻作品和理念其实是来自西方的,而且是上个世纪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这20年来,其实你能看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崛起、文化的出海、互联网的兴起,这些变化都在改变科幻本身的定义、观念和媒介形态。

现在当我们聊起科幻,它已经不单是文学的样式,还包括综合性的动画漫画、影视作品、游戏、沉浸式体验主题乐园,包括周边商品,都是科幻大类底下的子类型,这其实给了科幻创作者更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科幻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存在,你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比较难。这几年科幻走向了另一个局面,会有很多活动,包括大会、论坛、学术讲座等,交流很多,我都觉得有点过了,同一批人来来回回的,所以我也有意识地减少参加这种活动。

羊城晚报:如您所说,科幻电影工业还远远不够成熟。您认为科幻影视要怎么做,才能把《流浪地球》这样的“爆款”扩大成规模化的产业?

陈楸帆:是的,《流浪地球》之后国内市场没有出现过引发热议的科幻电影。但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韩国的电影工业其实也经历了几十年的成长期。

首先要从提升电影的工业化水平做起。中国科幻其实不缺乏好的故事、好的文本,但缺乏好的转化。这中间有非常漫长的过程,每一环节都需要专业人士执行。作为一名创作者,我只能把握好写小说的这部分。

羊城晚报:关注到您和李开复共同创作了科幻故事集《AI 2041》,可以聊聊您对人类未来生活的设想吗?

陈楸帆:我觉得20年后会是人与机器高度协作共生的社会形态,包括国内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地区在进行AI治理的试验。之前参加了一场会议,我知道中国有18个这样的试验区,也有位于乡镇的。我觉得未来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日常生活会有AI的介入,帮助我们做决策,做生活方面的规划。这会带来很多便利,但也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包括数据隐私、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等,不平等会被放大。这不光需要科技公司来把控和设计,也需要社会上不同视角、不同立场的人参与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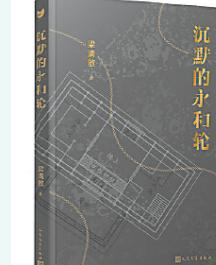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中国科幻已经处于爆发的前夜,您是怎么看的?

陈楸帆:我会比较审慎乐观。我觉得机会只会给有准备的人,我是信奉长期主义的,不太相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老是在期待某一个爆发点的话,那你可能永远也等不到,或者说等来的,也不会是属于你的爆发点。

陈楸帆推荐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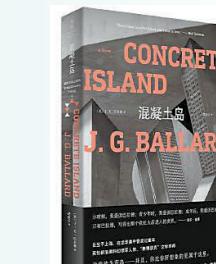
1.《挽救计划》:浩瀚宇宙中,瑞恩·格雷斯是整个人类文明仅存的希望。但在醒来的那一刻,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得。他在未知的恐惧中寻找身份,从记忆的碎片中获取线索。这个肩负挽救地球重任的关键人物,现已命悬一线!人类文明究竟能否存续?在这场“挽救计划”里,一切都充满了挑战……



2.《沉默的永和轮》:日本赠给大清的永和轮上发生离奇命案,死者死状奇异、死因不明……一卷在不该出现的位置出现的铜销、一个不为人知的日本女孩、一艘暗示着大清与日本关系的轮船,交织成一段惨烈而异色的尘封往事。



3.《小镇奇谭》:当三线建设隐没于历史,神秘的山中小镇依然守护着共和国的核心机密。可是,这里的居民浑然不觉,依然享受着千禧年到来前的喜悦。只有四名少年因为同伴的消失,发现了小镇的异常,踏进了秘密的旋涡……



4.《混凝土岛》:35岁建筑师罗伯特·梅特兰驾车在伦敦中心西区立交桥上行驶,在离新建的M4高速公路匝道口600码处,这辆捷豹已经超过了每小时70英里的限速,就在此刻,前轮爆胎变形,汽车失控撞开路边的栅栏,栽入三条交会的高速公路之间的一片荒地。梅特兰计划爬上路堤,叫停过往车辆。然而,要从这座“岛屿”脱身,绝非想象中那般容易……

记者手记 用科幻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手记

51万创作者在阅文集团平台上创作科幻网文,比2016年增长189%。其中Z世代创作者占比超过58%,同时,Z世代也成为阅读科幻的主力,同比增长超44%。

在《科幻世界》杂志社副主编姚海军看来,科幻是科技时代的文学,科幻题材的火爆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过去我们是找科幻看,现在很多新作品我们来不及看。”过去,科幻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题材,现在科

幻已不单是小说文本的呈现,已经逐步发展成一个产业链。

元宇宙概念的兴起,让不少人忧虑人类未来的走向:在虚拟世界里,作为实体存在的我们将何去何从?

也有不少人打着刘慈欣的旗号反对元宇宙,刘慈欣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对于元宇宙,他从未发表过评论,更没有说过“元宇宙把人类引向死路”这句话,“我对元宇宙没什么

看法,因为搞不清楚这里面有什么新的概念”。

科幻文学对中国人来说,是西方舶来品。随着科技的发展,这几年中国科幻文学不断走向国际,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奖”,让中国科幻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

“现在中国科幻在国外非常热,今年光是相关的活动就有十几场,包括国外的文学

节,或者学校不同的机构邀请中国科幻作家分享。”陈楸帆

认为,这种热度一方面跟《三体》掀起的浪潮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中国的崛起和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西方世界开始重新看待我们的文化。

陈楸帆表示,对西方很多国家而言,中国其实是一个没有被完全展现出来的国家,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非常遥远的、古老的思想,比如武侠小说,比如

张艺谋的电影。但是当代中国是什么样,他们很多时候没有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概念。

“如何讲好本土故事,赋予自身主体性,并促进科幻文学的出海是当下作家面临的新挑战。”陈楸帆表示,科幻应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用一种更智慧、更灵活的方式去传递中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近些年来,中国科幻作品呈现井喷式增长,不仅在国内影响力渐增,在国际上也备受关注。

传统科幻写作在不断拓展边界,打破类型范式,既有宏大世界观的书写,也有对幽深人性的挖掘。另一方面,科幻网文在不断崛起,赛博修仙、科幻种田、古武机甲……在传统科幻母题外,科幻网文生长出一系列新的融合写作方向。

根据日前发布的《2021科幻网文新趋势报告》,有超过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任何文体也不可能凝固和绝对化。

散文创作要回归“文”的传统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散文日益兴盛,研究文化散文的文章也不时见于各种报刊,但研究文化散文的专著却极为鲜见。陈剑晖教授最近出版的《散文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填补了这一空白,首提“散文文化”这一概念,从文化学批评切入,对“文化散文”与百年散文文体的发展作了全面深入的探究。

作者之所以独立提出“散文文化”这一概念,旨在彰显散文的地位及其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从文学史的演进发展来看,“文”对中国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它比诗、歌更全面、更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化。作者认为,“散文文化”又不能等同于“文化研究”。“散文文化”的文学阐释主要应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诗的体验,即从生活着的个体出发去感受现实和历史,去把握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二是着眼于文化与审美的交融。亦即诗、思、史三者的深度融合。鉴于当代散文创作路子越走越窄,“越来越技巧化、精致化”,他认为有必要回到产生诗性的原初,回归到我国“文”的伟大传统中。这无疑是切中肯綮的药方。

该书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中

国散文文体的嬗变,对古代、近代、五四时期及百年散文文体的发展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文体的变革做了深入的梳理与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作者指出,先秦时期的散文文体,以论说为主,两汉以历史散文为主要文体形态;唐代的古文运动,瓦解了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形成了叙事、议论与抒情三位一体的古典散文格局;明代以后,以小品笔记为主要散文形态。古代散文文体的自觉,主要体现在“散骈并用”“诗文互渗”。作者对近代梁启超创造的“新文体”散文的过渡性的转型意义,对五四时期的现代散文文体的实现的自觉与成熟,对周作人“叙散文事”“抒情散文”“议论散文”的新思路,对朱自清“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文学性散文与非文学性散文分开的观点,对五四时期至30年代散文文体的多元审美潮流……作者条分缕析,均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作者从“辨体”与“破体”入手,认为文体作为一种长期形成且相对稳定的共同审美形态,它有其特殊的构成因素和独特的表现手法,创作者在创作时一般应尊重各种文体的艺术规律,但正如任何事物都

有两面性一样,任何文体也不可能凝固和绝对化。它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作者认为,散文近些年被冷落,被边缘化的原因,是由于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文学理论。有感于此,他努力探索现代文体,构筑属于散文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这本《散文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方面探索研究的成果。



□华紫年

体的成熟。至1936年后,报告文学、通讯特写崛起,50年代末、60年代初“形散神不散”与“诗化”散文理论的提出,再到70、80年代报告文学、特写从散文家族中剥离,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散文文体的多元审美潮流……作者条分缕析,均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作者从“辨体”与“破体”入手,认为文体作为一种长期形成且相对稳定的共同审美形态,它有其特殊的构成因素和独特的表现手法,创作者在创作时一般应尊重各种文体的艺术规律,但正如任何事物都

有两面性一样,任何文体也不可能凝固和绝对化。它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作者认为,散文近些年被冷落,被边缘化的原因,是由于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文学理论。有感于此,他努力探索现代文体,构筑属于散文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这本《散文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方面探索研究的成果。

如果一个诗评家,自己身上没有一点诗歌的元素,自己的写作风格与诗歌的精神处处隔阂,怎么去与诗歌的作者实现心灵的沟通呢?

□王广

在诗歌解读中张扬诗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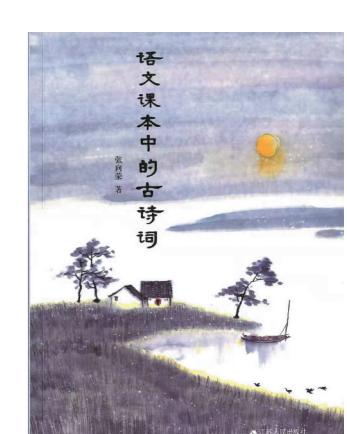
中国是一个诗教大国,以诗载道、氤氲化育,是传统中国施教育人的重要途径。《干家诗》等儿童诗词普及读物在传统社会里广受青睐,影响深远。

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态势,关于旧体诗词的各种书籍也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然而,张向荣教授从中敏锐地发现,就目前市面上所见的某些书籍而言,“对古诗词的态度和解读纷繁杂沓,或是学术化,或是过于幼稚,甚至信口开河,故意模糊认知边界,误导大众”。由此,她深感,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还缺少这样一种书:它要为大众所想,能够准确地解析那些人们平素熟悉但又陌生、虽熟知而非真知的诗词的内涵;它能搭建审美意境,让“诗和远方”真正以诗的方式汇入人的心灵;它能连接新时代,让旧日的经典在时代的洗礼中再度迸发照人的光彩。

要完成这样的写作任务,就需要爱古诗词、爱学生、爱孩子,张向荣教授的《语文课本中的古诗词》(以下简称《古诗词》)就是一本用爱心浇灌和培植的书。

孩子的世界,自然是属于诗的。诗的世界,也离不开那种纯真的孩子气。这种气息,是素心,是李贽所说的“童心”“赤子之心”。学诗、作诗、评诗,都离不开这种纯真,少不得这种气、这种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评价纳兰性德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人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这里的“自然之眼”“自然之舌”,强调的不也是那种天然质朴、不事雕琢的素心和童心吗?钱锺书先生也曾说:“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张向荣教授在解读王冕的《墨梅》时写道:“百花争妍,我独清高,这既是梅花,也是王冕。受到诗人的感染,我们读了这首诗,内心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温柔的力量,它浸润着我们的心田。读诗时我们甚至真的会嗅到淡淡梅香扑鼻而来,心被浸润了,灵魂被清洁了,境界也开朗起来了,我们陶醉在诗所营造的情怀中。”这是诗之境,也是作者的心之境。没有一怀素心,也就永不能体会到那几枝淡墨梅花所散发出来的清香。

《古诗词》一书是用诗的语言来解读诗,用诗的意境来晕染诗。她用“秋叶成画”来概括杜牧的《山行》,用“流梦烟雨”来描绘杜牧的另一首诗《江南春》,用“思尽泪干不了情”来解读李商隐的《无题·锦瑟》,用“你我在月光中相逢”来勾勒苏东坡的《水调歌头》,等等,莫不如是。徐南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张向荣的



文字张扬着诗意图。我向来认为,解读诗歌的话语以及阐释诗歌的文章,本身应该充满诗意,应该具有诗性的张力。如果一个诗评家,自己身上没有一点诗歌的元素,自己的写作风格与诗歌的精神处处隔阂,怎么去与诗歌的作者实现心灵的沟通呢?”也正由于此,他“反对把诗歌放在冰冷的学术台上,冷静甚至有点冷漠地进行解剖”。张向荣教授在写作《古诗词》一书时,常在追思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古诗词到底是什么?她的思考是:“古诗词是中华文化中内容最丰富、历史最辉煌的一部分,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普世性的、确切的定义,本着特征原则,我认为:古诗词是集合了时间概念、文体形式和抒情审美的人类精神成果。”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是诗的民族。从古老的《诗经》到汉乐府,从“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到“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经典传承,川流不息,流光溢彩,动人心魄。张向荣教授以学者的智识和诗人的气质,自觉地加入了这一历史的行列。